龍谿王先生全集

辰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八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黄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雜著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為學一大規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為學之道在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於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於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欲明明德在於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之貫徹親之所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機在於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彼二氏之虛罔空寂騁其私智於過高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五伯之權謀術數溺

其私心於卑瑣而無有乎誠愛惻怛之實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卽本體以爲工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復說知止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眞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向故能不亂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葢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爲應感所

謂慮也有欲始窒而不通知止以至於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而能慮易云介於石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工夫以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木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末自治也始作而終自成也近道

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于能得也此是用却困勉工
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工夫淺深難易
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
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工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已
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爲小人矣夫道有本
而學有序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
于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于家須先修其身身者
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虚靈主宰而
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

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于耳心本能言發竅于口心本能動發竅于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纔欲正心卽屬于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善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云者眞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善惡之機則在于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眞妄錯雜雖欲勉强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

其知致知云者非若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
良知焉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
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
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卽物有本
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
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
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
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内外之道也此自末而歸
之于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
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

而欲言動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于禮身可得而修矣士庶人以一家爲感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爲感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爲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于末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眞好眞惡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之體而已修身者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于一家則家可齊好惡同于

一國則國可治好惡同于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于規矩之外其孰能與于此乎先儒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有敬爲聖學始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挈則裘順若曰三綱領則將何所施其用乎條目者工夫先後之次第如環之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所練其數乎實心之謂

誠誠卽敬也一心之謂敬敬卽誠也大學之要在於
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誠意不
幾于贅乎蓋其既以格物窮理爲致知則于身心若
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爲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
說之非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
未嘗亡而有待于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
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
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

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于世學者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爲性故以性歸諸天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汚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

爲欲所碍不能卽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性則道曰天道敎曰天敎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啓之故曰天道至敎風雨霜露無非敎也由敎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睹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之之功無間于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

覩雖隱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即費而隱之隱
微即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即所謂體物而不可遺
也故君子必愼其獨者申言不可不戒懼之意非加
謹也謹于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敎也未發
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
修而性復矣戒懼愼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
非對已發而言即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也人者天
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爲天
地立心而天地于此乎位矣爲萬物作宰而萬物於
此乎育矣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

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于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爲率性之事似爲戲論禮樂刑政旣以屬之敎矣由敎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懼慎獨之功似爲剩法以不覩不聞爲靜存莫見莫顯爲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

師嘗有病瘧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内更有可約即爲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即爲緣物中和原是一道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見在功夫以効驗求位育或失則漓凡此數端皆顯然同異可指之迹善學者當知所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解中庸笑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資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迥然不同何取於義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人力之所能爲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艮則居於四隅此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於四隅此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於伏羲也上下左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交交者變其卦體不交者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

其中爻而變爲離坤上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爲坎離爲火西交于坎火主炎上而變爲震坎爲水東交于離水主潤下而變爲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遂置於西南坎居坤位而下交之乾遂置於西北坤既居巽之位則巽不得不移置於東南乾既居艮之位則艮不得不移置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處於天地之間上爲乾下爲坤離爲日生於東坎爲月生於西艮爲山奠於西北兌爲澤滙於東南震爲雷奮於東北巽爲風起于西南八卦成列此寂然不動之體卽所謂先天也上下無常剛柔相易

山澤以氣通雷風以形薄八卦摩盪此感而遂通之用即所謂後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於六虛後天奉時以復於先天也坎者陰中之陽命宗也離者陽中之陰性宗也而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爲體用性命合一之宗也吾人可以觀學矣聞者憮然曰旨哉言乎今而後知造化之爲學也

河圖洛書解義

或曰河圖爲順洛書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機圖書五皆居中一皆居下造化示人之精蘊則旣聞命矣

敢問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書以序疇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天地之間不過一陰一陽五行而已陰陽之變不可勝窮陰陽之純則爲乾坤陰陽之雜則爲六子若曰某點爲奇畫爲某卦某點爲偶畫爲某卦一一比而則之則幾於泥矣五行有氣有質皆藉於土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一得五而爲六水之質始成以至地五生土土之氣也五得五而爲十土之質始成五行者陰陽之變化也至于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疇之首不過以

數起之與所序之疇絕無關涉書曰鯀汩陳其五行天不畀洪範九疇禹能嗣興治水成功天始錫之此其證也若曰羲禹畫卦叙疇之時河馬洛龜適至聖人因而驗之如嶰谷律呂協於鳳鳴或如春秋成而麟出以呈其瑞理或有之昔儒謂兎微物也可以起數乃知聖人胷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盈縮以爲分合湊補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叙疇洛書

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庶幾不失圖書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體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其氣之靈謂之良知虛明寂照無前後内外渾然一體者也所以準天地而彌綸之者必有本以出之非徒法象相示而已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生死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知者良知也致良知所謂說所謂情狀可不言而喻矣天地之道知仁而已仁者知之不息非二也痿痺則爲

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不違不過不流樂天而不憂安土而能愛莫非天則之自然良知之順應也範圍者良知之極於大而非蕩也故不過曲成者良知之體乎物而非淆也故不遺幽明生死鬼神卽晝夜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變動周流不爲典要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纔有典要卽著方體不可以適變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以至于命一也分爲三事則支易心易也以易爲書則泥是皆未明于大易之過也善學者能於一念入微求之得其所謂虛明寂照

一體之機易不在書而在於我可以臥見羲皇神游
周孔之庭大丈夫尚友之志也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眞根子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在于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逸皆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盡性也目之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于聰矣所謂先立乎

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交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乘禪學也應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為之輸故曰盎於背是以無用為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為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艮之為卦上下皆山故

有兼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着于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千聖學脉也睿

爲良知心之良知是爲聖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是無非者良知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夫萬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謂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不睹

不聞宼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卽墮聲臭滞賭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豈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儼若思敬德之形容徹動靜通有無聖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爲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爲眞樂古人之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與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受命以多識爲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弗如之與予欲無言之誨所以儆之者屢矣賜終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爲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穎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主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

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師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遡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爲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爲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爲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爲神也虛以通變不爲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是卽顏子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爲昧夫虛寂之體反閧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底

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

動于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卽謂之復成之者性卽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于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丸卽師門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卽天根也萬

物備于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即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爲然者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養所得五十以後自謂無復渣滓可去閒往閒來謂之閒道人蓋從靜中得來亦只受用得靜中些子光景與競競業業學不厭教不倦之旨異矣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此意也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爲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聲利

外汨逐境流注常失于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之靜坐遣慮息緣使精神漸知向裡窺見本來虛寂之體而後道可幾也吾黨肯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事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因對病之藥也

性命合一說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于繫辭繼善成性之說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卽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

言皆爲捄世而發春秋之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爲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爲性即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爲性以誘于所遇爲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甘食說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若一向任了欲去不成世界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于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若一向誘于自然也不成世界盡性正所

以至命故曰有性焉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生理而甘之說之昧了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諉命于遇以白與長爲自然而白之長之昧了本心之生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理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生理使人從重處用力以歸于合一之宗此是孟子立法最善形容處非性待命補命待性捄故欲分而二之也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

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告子認得性是心之生理心是無善無不善的終身行持只是保護此心使之不動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四句是告子不動心之底本由前言之是外境使不入由後言之是內境使不出強制此心使之不動不出不入是後世禪定之學亦是聖門別派後儒以爲冥然悍然豈足以服告子之心若孟子乃是自得之學不待強制而自能不動曾子所傳孔門家法也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志至焉氣次焉次是左次之次
非相次之次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一也故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無暴其氣正是持志工夫氣本盛大流行
勿求於氣是將氣來閼塞不使暢達故謂之暴志與
氣原未嘗二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卽坤六二直方大之旨乾
以理言坤以氣言理是氣之主宰氣是理之運用坤
所以順承乾施地所以順承天施妻所以順承夫施
乾體剛而用柔坤體柔而用剛剛柔相易體用一原
乾坤一道也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復得他直方大體

叚非有加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義是心之制道是心之通所謂理也配如妻配夫之配心之聽發竅於耳而能聽心之明發竅於目而能視耳目視聽配乎心之聰明非視聽則聰明之用息故曰無是餒也理乘乎氣氣承乎理不可得而離也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功夫而集義之旨遂亡若以一事偶

合於義爲義襲告子一生合義先孟子不動心豈可以一事指之告子之學分內分外氣脉不相貫通入於斷滅若孟子之學萬物皆備於我合內外之道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即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即所謂集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

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求個正當處先師煮空鐺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告子之病在於義襲助長所謂對病之藥有爲之言若知致良知之學時時求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於道又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於諸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自今觀之所舍者何

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
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
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
狥典要涉思爲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
反鬨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
王伯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
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
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
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
存神而皡皡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

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毁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即是集義謀利計功即是義襲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洽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湊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巳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

卽得本心此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乎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庵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充然以爲天成念庵子懼其傷於易也倐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救之其意以爲日月之貞明人皆仰

之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觀之於夕羣動息矣然後眞機回復而爲朝觀之于晦六陰窮矣然後眞陽逆受而爲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畜不極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爲復爲逆培其固有貞明之體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作用爲率性藉測億爲通微倚計度爲經綸執知解爲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盍亦從事於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充然者自畫焉可也此念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

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易者以言乎其體也難者以言乎其功也難易之間有機焉故曰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

意識解

予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究其義予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直心以動

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乖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絕意去識絕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于心心爲之主則意爲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爲之主則識爲默識非識神之恍惚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爲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屢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

也子貢多學而億中以學爲識以聞爲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體之本然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譬之古鑒翳于塵沙明本未嘗亡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何謂也夫色非徒牀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稺氣柔易於緣境

逐物知戒則競競常爲主不爲境遷不爲物引嬰兒而有大志如乳獅之處羣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羣晴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何謂也夫鬭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術與物爲競常懷欲上人之心皆鬭也壯年血盛氣充易於改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益如羣龍之無首如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何謂也夫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耗洫鼓舞已倦少得爲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

知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息自恕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者莫非眞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强蒙養以貞可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爲首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與

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爲先事之防或爲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已者也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徒負初志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力以收桑榆之功不敢以耄而自棄也

憤樂說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于東溪山房請問憤樂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

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爲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爲一毫私意所攪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于目自開自闔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纔爲些些子沙屑所礙便不快活便入于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沙屑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

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于學至于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于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不惑者志無所疑也未能不惑必須發憤以釋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未能與天相通必須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是樂六十而耳順志忘順逆也順逆尚存必須發憤以抵于忘耳順便是樂雖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未能從心猶須發憤以入于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不倦憤是天

然之勇樂是自然之和暢故曰憤樂相生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衆人蔽於私意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似夫子又曰不憤不啓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罷不能便是顏子發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顏子之樂惟在求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意必之私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眞血脉路問曰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否先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

是常覺不昧學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機樂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敎育之是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加減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慍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遯世而人以爲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遯世而人不以爲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斂德愈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二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于民不得志則修身見于世故明此在上則

爲伊傅明此在下則爲孔顏各求自盡以成其德業未嘗有所意必而動於境也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飾好也罰所以飾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致則好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學之道自誠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爲家齊公于國與天下則爲國治而

天下平政也而學在其中矣昔明道云有天德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獨知無有不良能慎獨則天德達而王道出其機在於一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天心題壁

天心書院原爲講學而設學以修德舉業合一之論其言似是而實非有德必有業忠信進德修辭以立其誠進德居業非兩事也舉業卽所謂修辭修省言辭與修飾言辭誠僞之辨也　先師嘗有備物養生借物請客之喻以養生爲主客有至者出其緒餘卽

可以請專以請客爲主則養生之計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農業伊尹耕於有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與堯舜之道爲兩事也夫士在學校則有舉業及居官則有職業爲宰輔則有相業懸車而歸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所履而業生焉乃吾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人看得舉業太重故與德業相對而言惟其看得太重非此不足以發科第遂其所欲是以得失之念營營在心終日傍人門戸學人見解隨人口吻脚根剽竊餖飣以圖詭遇自巳天聰明做主不起反被蔽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

甚矣夫舉業一藝耳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可進志於藝則心雜氣昏德喪而業亦不進勢輕重也　先師云心不可以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俾沉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本自明白易曉但人習於常見由之而不知耳有人於此平時精神紛擾飲酒躭色從恣行游或纏俗務或泥小術種種外好無所不至及至臨考時志有所重必須將此等勾當暫時放下收攝精神打疊心地方去看得書做得文字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

時廓清心地不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
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
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無凝滯以我觀書不爲
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不肖未敢
爲已試之方葢嘗折肱於此者也今人荒廢舉業者
緣不曾在心地上打疊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
如水上浮萍隨打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地
上用功天聰明做得主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滿經綸
位育大業將自此而出舉業特其餘事耳昔人謂舉
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

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紆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巳天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爲詭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

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旣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予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兒戲諸君思繹之毋忽

予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時義只此是學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爲學之志反爲所奪耳看刊本

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刋本時文已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〻滋味爲謀益拙矣所云言不可以僞爲乃是不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藴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華不以記誦爲工師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法古人作文全在用虛紆徐操縱開闔變化皆從虛生行乎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此是天然節奏古文時文皆然予望人人做聖賢乃復叨叨以舉業爲說只緣朋友中所重在此所謂隨方解縛法也象山云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予

只關得時文自今觀之眞可一笑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八終

只閒學[illegible]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九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書

答聶雙江

伏誦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洞悟未發之旨以為發用流行之根謂良知自能知能覺而不以知覺為良知故孩提之愛敬令人於未發處體驗師門正法眼藏得我丈一口道破當下便有

欛柄入手不犯道理知解分疏有功于師門大矣竊意良知無分于未發已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此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是僊佛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學爭若毫釐然千里之謬實始于此不可不察也吾人一生學問只是改過須常立于無過之地方覺有過

方是改過真工夫所謂復者復于無過者也良知這
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
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爲宗則一而已
吾人之學所以異于僊佛正在于此過是妄生本無
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着便落支離矣讀
念菴兄來教可謂心服某之心非有異也緒山當能
面致詳欵中有契悟未盡不惜垂示雲巖九月能如
期枉教請益當不遠也

與聶雙江

會東廓丈詢道況明定爲慰且得聞主靜立本之教

豈勝傾懷前者寄惠佳什冲厚平和了無維繫之態同志中遞相傳頌益見我丈遭難以來雄心消息其眞脩實證可知矣連日與東廓諸丈紬繹立本之義頗有端緒吾人一向在欲染擾擾上打混不曾實落于無欲源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夫不得力無欲不是效正是爲學眞正路徑正是致知眞正工夫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參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

則常見方是眞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纖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丈主張立本之說在吾人誠爲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上無工夫先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懲羮之意何時奉侍道顏究竟此事亦大快也

答鄒東郭

歳裏于雙江丈念菴兄石蓮洞所惠書拈起寂然處用功一語作話頭孩提之愛敬是良知發用流行處須有未發爲之根見其中有物也昔人分寂分感所爭只在毫髮間魏莊渠公亦有天根天機之說盖良

知只是一個良知無分于未發已發若于已發處求未發之根復于未發處循已發之用未免墮落二見但吾人今日受病又未免倚傍道理分疏不肯直下歸根承受得此一番提掇適是對病之藥不可因其話頭未相打併并其宗旨而忽之也况雙江公適是覿體煆鍊出來公案所指寂然處實有下落自以爲不屬見解吾人各各去其執著之見虛心領受務歸大同方爲有補于師教耳某亦有柬致雙江公便中幸索觀之緒山兄此番趨教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今年再不成稿日後益難起手矣然亦須此學打併

歸一絕無疑貳下筆方得其精神盖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特其餘事而即事功爲學術何啻千里老師祠内有祀田若干并陽明洞中山地若干爲祭祀修理印刻遺書會集同志之用每年辦納粮差外其用各有所屬大畧緒山兄能悉之須我丈述紀立碑方爲永守雲巖九月趨教有期望示所從入幸甚幸甚

復劉獅泉

吾兄日來于分水路頭更明白否雙江公近于寂然處自信真有得力非從意見解去亦非從依傍道理得來念菴兄心已服東郭丈則未相打併未知兄曾

與證寃否有東達雙江念菴畧致請質之懷幸索觀之并以復我緒山兄此來專為老師年譜一大事幸勿再與放過然欲成此稿須吾輩各各自信此學縱横權實信手拈來了無疑礙信得老師妙手不涉安排學術事功打成一片將精神描寫出來方可以信今所傳後耳

與魏水州

歲終匆匆惜別未盡請益之懷日來道體想益充裕但中秋結胎之旨終覺有未盡契若吾丈一種懇懇保任性命之心教我多矣大抵我師良知兩字萬刼

不壞之元神範圍三教大總持良知是性之靈體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攝此件令其堅固弗使漏洩消散了便是長生久視之道古人以日月爲藥物日魂之光便是良知月魄便是收攝日光眞法象所謂偃月爐也其幾只在晦朔之交不得先天眞氣爲種子皆後天渣滓也幸密察之

與魏水洲

省中會林艾陵知吾丈山居靜養之迹甚用慰浣結丹許時當有脫胎神化之漸路阻未由覿叩爲念近有方外傳圜中術者徹頭徹尾只以了性爲宗性是

萬劫不壞之真體所謂無漏清淨法身只緣歷劫虛妄凡心不了故假修命延年之術以爲煉養復性之基徒守後天渣滓不究性源到底只成守尸鬼永無超脫之期上品先天之學所不屑道也若能見性不爲境緣所移到處隨緣緣盡則去去來自由無所碍滯如金之離鑛潛藏變化皆由自得方成大超脫延促非所論也中間精樞氣機神室火候進退藥物交媾存乎口訣何時與丈莚床黙証亦千載一快也

與李原野

咋者匆匆奉晤大衆中未緣細請殊切耿懷知吾丈

默默之情亦若相念不能忘也吾丈氣正而行方知不諧于俗調吾人在世自有隨身規矩輕輕重重權衡在我不容差池一切交承辭氣違順之間事體同異之迹無大害于義者自可放過若其有所關係不容放過處亦須以平懷應之直而勿亢宛而勿阿如權之稱物隨其低昂而輕重自見常令胷中廓然弗作纖毫凝滞固不容舍親矩以狥方員亦不因輕重而爽吾權衡之用爲不容已耳且我能忘機人之機亦將自息感觸神應不可誣也吾丈夜間少睡亦是凝滞未釋猶有機在機眩神馳冲氣散逸展轉反側

祇益躁煩不睡之因或在于此古人云未睡眼先睡心若果百念放得下無此〻子掛帶自將頹乎其委順矣湖中請教息之一字非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訣亦便是學問真正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天濁氣息是先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向晦入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聽聲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魂魄精神隨意流轉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機事已往萬緣漸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言四肢靜貼魂魄藏伏精神翕凝一意守中如潛如蟄如枝葉

剥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機生機爲順殺機爲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若果信息之一字可使終夜不打一鼾不作一夢一念烱然自由自在先天補益之功自有出於昏聵之外者矣若果信得及可使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寂然不爲緣轉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盖養德養生原非兩事但其求端用力作用不同中間行持頗有節候回途就正終此合併也

與吳學愚

奉違忽許時矣近來所得更何如令舅嗣子有兄爲

之依歸内訌外侮當不得作祟所望此子信向不惑不爲居養嗜欲所潛奪不失純白之初心便是好消息自家做得主起雖有内外之變不久當自定貼若自做主不起縱使内外之變不作隱憂更大因有一日之雅不能忘情不覺饒舌一言以示規勉茲遣小价往江右吊雙江東廓二公率此申佈水洲丈可令人道小价往投之令兄石溪不及另啓可并致意令兄爲常自然入室高第得藥結丹多年近來調神出殼真景象何如也

與李克齋

別後兩有啓候知入記存留鑰重地得兄坐鎮外變潛消始知賢者有益于國固如是耶敝省兩年幸無海上之警皆兄之波潤也所委維揚稿序久稽來命心殊歉然固知迂劣無以發揚盛美先師經綸大業我兄能默識之終當綴致一語以見道脉不敢負也向者請教思慮未起之說兄若有契于心平時行履有所證處未審閒中體究更覺何如此便是經綸真根子無所倚之實學其他名位好醜崇卑一時應迹堯舜以爲浮雲過眼固不足爲箇中輕重也令器陳乞靜養所期遠大兄之志有所托矣東廓長往念菴

閉關江右同志寂寂靡依得令器振刷鼓唱其間當更有回陽轉泰之機千萬勉之自愛若只閒散悠悠作自了漢或躭玩見解藝術住于世法非所望于相知也茲友人王仲大王汝耕趨謁之便率布區區此行專為衢麓講舍事宜欲圖脩復以永教澤其詳二生能道之原省不盡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巳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

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
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
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些便宜
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
會須掀翻籮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
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吾
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於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
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巳虛心積慮
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
神會能筭帳不由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

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已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入鮑魚而欲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肖賴天之靈偶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為千古絕學庶幾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已真有箇悟入處雖盡將先師口吻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與人說祇成剩語誑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於已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為虛妄只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捩子默默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欲承當此件事譬之懦夫

擔負九鼎不待知者而後知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藉庇已抵北關一路感觸傷悼苦情欝欝所賴一點靈明自主自照未至昏憒始信古人毀不至滅哀亦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降割於我皆是不肖平時修行無力包藏機智欲與造化爭巧所致驚洊雷而喪匕鬯震及于躬矣敢忘恐懼修省自今以後誓與心盟徹骨徹髓掃空巢穴務令念念可質鬼神無復一毫牽纏躲閃順逆好醜皆作意安焉不辜負上天一番成就至意因此勘破世間原無一物

可當情原無些子放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卽空原無
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十年聚頭從未生巳前
觀之亦是假合相況身外長物可永保乎所留會紀
數陳梗槩傷於漏洩亦是罪過愛人念重不覺縷縷
至此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
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着念認爲巳物方是超物
外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
此件事原是爲自巳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
故事做的老師一脉僅存如綫望兒出頭擔負從心
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煒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

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孟兩峯

與兄相違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滁陽燕遊聚處之樂又在春雲之外矣念之惘然老師良知之旨原是千古絕學顏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兩字自顏子沒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未免尋逐影響昧其形聲之本耳夫知之與識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辨無分別者知也有分別者識也知是本心之靈是謂根本知無知無不知性是神解不同妄識托境作意而知亦不同太虛廓落斷滅而無知也弟與兄

同事夫子聞之已熟於此勘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原生死關捩其機只在一念入微處取證不肯衰年行持亦不出此千萬自愛八十老儂於世情更有何放不下惟生死一念眼前實境界於此超得過不爲恐怖方是世出世法方是豪傑作用幸兄重留意焉有新功時得惠教交警之望也諒之諒之

答胡石川

大嘉來承手書遠及足感爲道眞切苦心來教謂吾輩既得師門宗旨不務實體以循知行合一之訓率意騰口漫謂有得恐于良知外更加一蔽此是吾人

見在通病在不肖所謂罪之魁也何幸得聞斯言乎所示孔門論學論仁種種公案皆是真實語算來總是自家保守性命之心不切可謂一言道破大抵吾人不欲真做聖賢則已自古入聖入賢須有真血脉路與形迹把捉格套支持絕不同吾人致知學問未嘗不照管形迹循守格套然必以形迹觀人以格套律人遺其自信之真機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同異為得失未免有違心之行狥義之名所差不但毫釐間而已也古有懲熱羹而過者吾執事今日之論夫亦有似是而非者乎

與施益菴

曩歲吾兄來天真匆匆聚散未終請教之懷殊爲耿耿近聞任道取友之心老而益切吾人此生只有此件事老師提出良知兩字巳太分明但吾人見在感應未能直心以動不免攙入意見于人情物理有礙有障未免以揀擇心承之所以大段不能光顯此針芥相投功用不可不仔細理會幸密察之春仲天真時祭遠近士友巳約偕至吾兄可如期命駕共證新功會後卽與諸公同行赴水西之會此定約也

答章介菴

伏領來教併附東廓丈二書知我丈憂道若心愛我良切聖賢立教皆爲未悟者說因其未悟所以有學來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妄動爲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以至于無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于無妄自然無欲無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于無欲無妄者學者之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倣書以至于羲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達不出下學之中若以聖

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則虞庭精一之功果何所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知弟此是德性良知本體不由見聞而得聖人與衆人所同有非因悟始有衆人爲世緣欲妄所纏不能從德性上用功未免被少艾妻子得失境界引奪將去大舜終身慕父母亦只是終身有箇德性之學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不被境界所引奪此方是真悟入使衆人知學克念良知做得主宰便是作聖使聖人一時不克念良知做不得主宰便是作狂聖狂之分只在克與罔之間實非有二事也因其有妄故須掃除若本無妄掃除箇甚聖人主

靜是德性真體時時做得主宰便是聖人之學修者
修復此真體而已悖者悖棄此真體而已閒散撥遺
原不是學吾丈拈此正以勵吾黨耳高虛狂誕正是
倚靠虛見包藏欲根不肯實落在德性上克念以收
掃蕩清明之功乃倚靠包藏之爲害非良知有所不
足須假借聞見以助益之也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正
是學者求止功夫其喫緊正是艮其背上用功衆人
爲外境所遷引只是不知止艮止功夫不分寂感時
時是寂時時是感時時在感應上做得主宰不爲外
境所遷是謂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忘己忘物而得無咎也賢如温公終身未能到此只爲未悟艮止之意未免爲中所繫縛大抵敦行與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于聖人者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此是公天下萬古學術非一人之私有進我者幸時賜教詔緣此得終請益交修之幸也

答季彭山龍鏡書

令嗣令坦回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踈謭薄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深况久在爐鞴中意思自好但未能數會共致切劘之情耳

來教亹亹數百言及與月山所論龍鏡一書深懲近
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懃懇憫時憂衆之
懷某不佞敢忘佩服細繹來旨尚有毫釐欲就正處
玆據其畧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　又云今之
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與
物無對無方體無窮極難于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
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水鏡之喻
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畱
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
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雖至于位天

地育萬物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
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著便是
欲巳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　又云龍之
爲物以驚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
嘗以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
主驚惕坤貴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驚
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如是分疏
也夫學當以自然爲宗驚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
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
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互根竭力而不以爲勞省

力而不以爲息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迺是真驚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義皆類此或者以爲聖人本體自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殆未知合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開口便教以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爲之說以誣世哉誠見道之本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聖人自然無欲是即本體便是工夫學

者寡欲以至于無是做工夫求復本體故雖生知安行兼修之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體未嘗不生而安也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吾人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驚惕而主變化不若以無欲而主變化更爲得理驚惕只是因時之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至于無咎非龍德之全也無欲則自然驚惕當變而變當化而化潛見飛躍神用無方不涉蹤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命之不容已者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

誠有之此却是錯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虛若便指爲先迷失道以坤體言虛一入于此便有履霜之戒則不惟辜負自然亦辜負乾坤矣　楊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盖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于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酧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罔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慈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人教人榜樣非慈湖所能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

力脫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　又云良知因動而可見知者主也恐亦未爲定論易曰乾知大始良知卽乾知靈明首出剛徤無欲混沌初開苐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大始順此良知而行無所事事便是坤作成物本義訓知爲主反使聖人喫緊明白話頭含糊昏緩無入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知工夫將復何所屬耶夫良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而顯徹動徹靜徹內徹外徹凡徹聖徹古徹今本無汙染本無增損得喪寂感一體非因動而後見也老

師雖爲拈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蓋指此良知而言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要只在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卽此知是良知卽此知是致知卽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純此之謂乾順此之謂坤定此謂之素定覺此謂之先覺主此謂之主靜盡此謂之盡性至此謂之致命非有二也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所學何事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復者復此良知而已惟是良知精明時時作得主宰纔動便覺纔覺便化譬

如明鏡能察微塵止水能見微波當下了截當下消融不待遠而後復謂之聖門易簡直截根源當時子張子貢子夏諸賢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在多見上擇識言詮上求解悟億上求中湊泊幇補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顔子故顔子沒而聖學遂亡說者謂明道之學有似顔子觀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迹自然澄然無事之論原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日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密機顔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旨袛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頋疑良知孤单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而合發之反將直截根

源賺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思甚矣夫良知之于萬物猶目之于色耳之于聲也目惟無色始能辨五色耳惟無聲始能辨五聲良知惟無物始能盡萬物之變無中生有不以迹求是乃天職之自然造化之靈體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易即良知也今疑此爲不足而猶假聞見以爲學是猶假色于目以爲視假聲于耳以爲聽如之何其可也夫良知未嘗離聞見而即以聞見爲知則良知之用息耳目未嘗離聲色而即以聲色爲視聽則耳目之用廢差若毫釐謬實千里豈惟不足以主經綸

而神變化捭閉靈竅壅閼聰明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孔門諸賢誦法孔子皆以聖人爲學雖不免意見之雜然未嘗落于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十百千萬于此矣蓋自伯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染入于人之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種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牽搭支撑假借粉飾以任情爲率性以安逸因循爲自然以計筭爲經綸以遷就爲變通以利害成敗爲是非以憤激悻戾爲剛大之氣方且圖度影響同異駕空獵虛談性説命傲

然自以爲知學譬如夢入清都自身正在溷中打眠全無些子受用今日學問所以不能光顯于天下而致茲多口在吾人誠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此事關涉甚大豈可強爲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營窠臼不在意見裏尋途轍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掃蕩徹底超脫良知真體精融靈洞纖翳悉除萬象昭察緝熈千百年之絕學以抵于昌大休明使人不以西河致疑于夫子始爲報答師恩耳某本貧人無可受用然説金處自信頗真執事師門倚頓也倘忘其乞

食之嫌相信弗疑不以世情意見參次其間則此學眞如精金將益光顯于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道庶乎有一變之機矣聞與東廓雙江諸友曾劇論并往一通質之同心一體休戚相關千里毫釐辨之在早有進我者不吝往復終教之益也

與潘笠江

去住匆匆雖未盡請益之懷吾丈惓惓款教之至情飲茹多矣丈平時好養生之術自謂已得其髓吾儒之學未嘗不養生但主意不爲生死起念陽明先師良知兩字乃是範圍三教之宗是卽所謂歷劫不壞

之體不令向情境漏泄耗散不令後天渣滓攙和混雜所謂神丹也凡鉛汞龍虎種種譬喻不出性情兩字情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已一句道盡外此皆旁門小術吾儒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皆是此義其要只是一念之微識取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即火候藥物也中和位育即宇宙在手萬化歸身也此千聖相傳性命之神機在人時時能握其機不為情境所奪不為渣滓所染謂之還丹隨緣聚散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更無生死執吝與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此大丈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也微軀繫念去

道日遠千聖過眼良知吾師毋謂吾儒與養生家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舍望只專心定念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世一番未脩僊道先修人道到此辨別神僊有無未爲晚也

答萬履菴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之說執事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尤爲緊要云云此是後儒通見不足爲異其實未發不以時言心無體故無時無方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吾人思慮自

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于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中庸喜怒哀樂觀於未發之前可以默識矣不論鈍根利器皆須如此行持此萬古人心之本體上乘如此用力是即本體是功夫下學如此用力是合本體爲功夫若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學者果能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實犯手做無一毫遮飾其間雖分未發已發亦不妨有用力處久久悟入自當忘見但纔有所分終

非動靜無端破的之學此是從一念立根基無分無合不可須臾離之日履顧諟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是徒泥典要而反懼變動周流之爲虛幻也執事謂不肖稟上品之資若故爲玄遠之說以蘄人之信不惟過情之譽非所敢當亦非區區就正之初心矣

與呂沃州

見邸報知爲

聖心眷留儒者得君自合有此存齋公同志默主斯道之柄道義夾持夔龍滿座兄以邁志玄覽倡率鼓

動其間得朋之慶不占有孚弟去秋過江右與雙江
念菴少初疎山羣聚默証頗受教脩之益人生只有
此一事固不以出處有間也念菴雖不出戶却儘耐
煩同善之心比舊較切惜東廓丈捐背遠邇傷悼弟
冬仲適至安成三千里同心之交得盡永訣人皆以
爲奇事東廓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姓福澤盛
長世皆羨之臨時一些些帶不去可自信者惟炯然一
念光明不令昏散爲末後了手一着其他種種皆屬
空華吾人未死之年倘身外些些子放不下縱使勛業
橫四海辨才超三界皆是前塵影事與本來性命未

見有纖毫干涉也古云一念萬年平時感應于物物
頭上萬境忘情念念無雜無昏無散臨時始能不昏
不散不爲境轉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知晝夜則知
生死矣弟年來于此件事頗覺切心亦頗有悟入處
去年白下之會草草未盡所請老師良知宗旨虛靈
寂照乃是萬劫不壞真性此性無體易于緣物一切
命術是鍊性之法不過收攝堅固此件而已譬之日
光普照必得月魄爲之收攝始能斂而不散凝而不
溢相禪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交自朔至望性
歸于命自望至晦命伏于性返照逆流水火交姤升

降消息自然之所爲乃眞境界若非眞性作用皆旁門小術儒者不道也刑部主事徐成身久相從相信志確氣鋭見地超然上江諸友皆其所興聞在講下幸率成之眞儒當軸百司肅然清明盛事旣爲此大事出世一番常局外更須有道脉因緣合當整理善世作人六陽從地起自臨而泰大明之化遍于方域始爲儒者性情有用之實學同志所屬望于翁與翁之所自待者固有所在也

與呂沃洲

獻歲審知道履亨泰爲慰去年訟事是吾丈魔障所

遭但降魔功夫尚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息純白未
免受傷老年鋪面只應收攝保愛討個受用經此一
番狠籍與泰然忘機境象有差別否盖緣吾丈平生
證入尚未離見因見生機因機作業乘業發見見復
成境盖見地未忘謂之見剩以此為對治之法謂之
法塵此中須有一着大轉身處未可只如此挨排遣
釋以為究竟法也不肖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為
嫌吾人八十上下煞該喫緊時候應緣而來緣盡而
往獨往獨來討箇臨行脫洒受用方不負大丈夫出
世一番也春仲天真時祭同志來集者多吾丈能乘

典一臨作湖山旬日之晤因得以終所請益尤彼此大願也如何如何茲者内弟張子叔學赴縣主竹山君修誌之聘因得侍教左右張子之志不下浮峯見地亦了了爲造物所拘未得超然遠覽此志則自有在也百凡指示幸有以成之

與潘水簾

緬惟履端動定萬福爲慰吾丈深信師門宗説一切順逆應感勘得更何如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粮不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

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
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疢於心時常念
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虛亦是繫
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
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
時時慊於心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
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
著習不察未爲聞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學者
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詭尸周
孔身章縫而行商賈是之謂僞懲詭與僞之過而遂

以爲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謂蔽聞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四者病雖不同其爲無得于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揭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捷徑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天下之能事畢矣某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脉的然在是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者矣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聞之惻惻動心昔元老諭及友人屠坪石司成謂屠子好談理

學雅稱同志不惜不以爲諱且從而從臾之當事者之心蓋可諒矣其意切切以虛談無實爲戒無兎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蓋將以明之非有所作惡而欲抑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於承望遂致有所變置改毀反使志學初心鬱而未暢至動海内善類之疑譬之太虛淸明中忽生片雲未免有所點綴世道汚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此等氣象乃末代陋習非聖世所宜有別嫌明微當事者不可以不愼也

與陸平泉

某不類荷公教愛獨深每憶龍池燕坐超然默對之樂恒不忘夢寐間予亦不知其何心也邇來靜中課業更何如所請中庸未發之旨乃千古入聖玄機虛以適變寂以通感中和位育乃其功用之自然非有假於外也世之學者不得其機未免涉思爲泥典要甚至求假于刑名器數助而發之充其知識以爲儒者之學在是矣語及虛寂反鬨然指以爲禪間或高明之士有得於禪者復以儒者之學在於叙正人倫未盡妙義隱然若有伸彼抑此之意聖學可由而明乎先師良知之教信手拈出不學不慮周於倫物之

感應千聖之絶學也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能悟於言句之外者有幾況海内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一綫之脉所存幾何竊有隱憂焉我公深信先師之學又深有得於禪理同異毫釐之間辨之已久幸有以終教之夫我公托疾決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是非有矯於世亦非優游好遁求以適逸薄君寵而不顧也既為此大事因緣出世一番固將心存萬古了此大事思以繼聖修而開來學此等苦心豈士之謭謭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不肖年逾七十百慮盡灰而一念求助之心老而彌切相觀相證以衍

此一脈之傳固不自量之鄙懷也旣辱誤愛亦豈能恝然忘情于不肖哉存齋公好學不倦見處超然誠睿聖之資公旣密邇不惜時過周旋了此究竟之說譬寶珠入于倚頓之手人將益信且愛比之貧兒衣帶所繫萬不侔矣存齋公門第峻絕雖極謙光鄉人未盡孚恊此亦一大魔障勢使然也入得魔降得魔不作礙相方是大佛作用公會間幸默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洒掃庭内法行自近以示訓于鄉人卽此便是中和位育眞胚胎使聖學彌有光于世固吾黨大幸亦大願也

與陸平泉

日者趨候雲間值公應酬紛冗不及細請爲念先師從祀之議存老已盡委曲荷公身任其事此千古道脉所係區區不敢以私惠歸德于有道也乩峰巡院秉心昭曠應務公而有容深信先師之學茲特疏議請從祀廟庭公當局可無虛發百凡惟委曲主持以求必濟無俟於山人之贅言也我公靜養多年驟當忙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素定之徵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之魔若于此中識得破打得徹弗令

試脫弗爲攖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作用我公深契
師門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眞所謂赤日當
空魍魎潛消者也
新天子踐祚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助成
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納婦方爲
克家之子非有入魔眞手段未足以與此幸默識之
與王南岷
粤自姑蘓相别彼此音耗不相及者若干年弟近來
看得此件事頗切乃生身立命不可一日少者吾兄
天性冲穀世染本少但入徵一着尚覺悠悠若眞爲

性命漢須有冲天決然之志當權好修行亦易埋沒
譬之火裡栽蓮非夙植靈根未有不受焦枯者惟兄
愼圖之勿以為狂言同心之望也荊川救世一念可
貫金石肉眼尚以塵心窺之可慨也已

與陶念齋

向者宅上被災之後曾具啓以大易盈謙之說請教
有道者聞之當不以為迂闇諭令器及戒家衆之言
有足徵矣

天子新祚廥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責其
功貴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於明聖學

大機莫切於和人心聖學明蒙養之功始有所就人心和協恭之化始有可成養正之術全在内外得人輔理在外須復祖宗起居注舊制訪求海内忠信文學之士數輩更番入直以備　顧問以供燕遊在内所賴全在中官盖　幼主深處宮闈舍此輩無與周旋承事導之以正則吉納之於邪則凶吉凶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輩伎倆染習雖深然未嘗無是非本心利害未嘗不明吾輩無耻者有倚以為速化之術其孑孑自好者視此輩為異類若將浼巳絕不與通則又若矯枉之過矣今日欲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

線之路誠心相處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害之機使此輩知吾黨之可賴當有忻然悅而趨向者得此輩辦幾分好心腸隨時引沃輔理之益奚啻外廷百倍非有不二心之臣圓機之士未足以語此周公輔成王惓惓于綴衣虎賁之士所謂綴衣即今尚衣供奉之役虎賁即今持戟護屏之役正指此輩而言也蒙九二包蒙納婦之吉其旨深矣所謂明聖學以成養蒙之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師師相讓相親視爲一體手足耳目共爲腹心之用以成正大光明之業不必出于己也後世一體之學不明人各有

心交構忿忌上下爭馳于利以相圮軋欲成一體之治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之化者如此且天時人事變態罔測自古帝王馭世所恃者權權在朝廷則治權有所移則亂不可不防其漸也不肖隱憂不忘眠食之外以心代力纂輯中鑒錄三冊寄麟陽世丈處可索取觀之倘以爲有裨萬一或抄錄數冊擇此輩可與言者無意中授以一冊遞相傳玩少知勸阻興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學原與物同體非止爲自了漢此念本天授不以世界窮達有加損人類同異有揀擇大丈夫爲大事因

緣出來救世一番皆吾分內事也亮之亮之

與陶念齋

自世丈處天曹同虞坡公協恭贊治仕路清明成師師之化儒者有用之學信不誣矣吾世丈深信先師良知之學一切應感能直心以動不作安排否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真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湊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王伯誠偽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

讀書爲窮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彷將一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説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晩年亦已自覺其非弃矣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邇者浙江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以補

聖朝之鈌典已蒙平泉宗伯題請荷　聖旨俞允會議近今未見題覆　聖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柔中之德臨之于上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于下剛柔相濟大義自定雖有紛紛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世

丈既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爲之時會須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堅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致恭所謂萬代瞻仰淸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明睿所照默識心通顔子之學所謂嫡傳也多學而識由於聞見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顔子沒而聖學亡後世

所傳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註述之徒所謂庶孽者昂然列于廡下而爲宗子者尚泥于紛紛之說不得並列于俎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臺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爲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爲是而陽明尚有議而非之者久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待于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爲高下恐非所以卜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人失

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爲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容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爲是非鄉愿之媚世反若賢于仲尼也而可乎哉世有冒認宗傳以庶易嫡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滴血以爲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眞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汚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叅究此中正好商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巳一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巳何如何如弟

陳乞意已決聞兄出京在月盡弟囘正值其時還當與兄再登當湖之堂究此一事也

與趙尚莘

昨入平湖得拜年伯于堂信宿請教精義無窮任道之心老而彌篤且照以天和弘以虛受使人自忘卑陋油油然懷樂告之心翁之盛德可謂至矣家學淵源天倫之樂無以踰此是兄享天縱之福人道中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承示本體工夫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人習于聞見本體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其有不合處要之還是爲性命心未懇

切未免從見上轉向每與兒面論聖人本體無欲時時保任緝熙即本體便是工夫賢人以下不能無欲須時時做寡欲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及其成功則一然中間淺深難易則自不同進一步方見得一番精采未可以意想圖度而得也

與趙尚莘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怏怏如有所失包裹扭揑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于病上屑屑去得只密察本來真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痛癢上起迴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管見與扭揑自除時

時是眞性直達乃是眞放下時時是眞性流行乃是眞舉揚若作二義商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于本性上未免有一紙之隔所當深究而早辨者也不肖承兄誤愛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為吾人切劘之助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何如何如

答趙尚莘

領兄手教知為這件事甚着緊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巳精神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

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眞性流行則一而已來教努力精明若不善用亦會生病此等處亦須心悟不然又未免與悠悠作對治法也何如如緒山兄已回見在感應儘見確實亦切切以從前意見爲戒廼知憂患困窮有益于人也時日歲寒萬物各歸其根此身未得一了辜負半生兄當同此耿耿也

答茅治卿

向承以所見錄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閱來

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湊泊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某非不欲答恐分疏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兄真實不誑語某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即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退藏此也所見彌近然亦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摹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

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眞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反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來教云湯武

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眞不假修證只縁人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之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即本體便是工夫所謂性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重障蔽深是用工夫求復本體所謂反之之學其用力雖有難易深淺不同而于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眞是眞非烱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只此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眞正路頭舍此更無下手用力

處矣吾人甘心不學則已學則當以顏子為宗顏子不遠而復且道顏子是何學迺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此義不明後世所傳惟以聞見億識為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嗜慾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反源以收掃蕩廓清之績是殆壅閼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以至于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脉而其言則出于孟氏非其所杜撰也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群和鬨然指以為禪將易簡宗旨反墮于支離

繁難而不自覺豈不重可哀也哉惟兄撤去舊見一意篤信弗疑將全體精神打併歸一時時惟以寡欲去蔽爲事蔽障愈闢神明愈顯從此悟入一得永得更有何事千古絕學庶幾有望而前所疑諸說可不待分疏而渙然融釋矣

與諸南明

去秋榮行時生適以先師年譜事往江右不及與兄款叙少致贈處之益吾兄天性瑩粹冲和純然道器又于先師精意相感神交夢授有得其宗者此豈偶然之故哉吾兄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霄漢事業

可以立致然區區所望於兄更有進於是者人生貴
聞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先師提出良知二字乃是
至道之精神神感神應眞是眞非一毫不容自昧乃
易簡直截根源千聖從入之眞機世之學者信此不
及以爲不足盡天下之變反雜以知解意識或泥于
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煩難昧其機而不自覺耳
吾兄於此既有所悟入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盖
良知之宗寂而常照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
義行寂之體也是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爲而治千
古經綸之學盡於此矣纔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爲用

知纔有所襍有所泥種種事業皆爲義襲而取真假毫釐之機辨之於一念之微所謂是非之則也我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者無慮數十輩再世之後名消影息皆蕩爲太虛析爲浮塵而世之所指而仰者不過某某數人而已然則所恃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區區素荷道誼之愛況嘗有聞于學兄以千古豪傑自命當弗迂予言也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倐聚倐散能幾何時自已真性命會須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嗜欲以來破

敗不少古爲強仕之年今爲始衰矣若不及時回頭樽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雖有美譽奇業到底只成眼前空華所濟恁事某不肖不能早覺以祇于悔今以悔心就質于有道求助之望也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執事既巳豪傑矣豈肯將聖賢事作第二義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須得其門而入所謂性命兩字乃入聖賢血脉門路也自性自修自命自圓爲性命之心重一分嗜欲自然輕一分全是性命之心種種嗜慾自然淡息得下所謂持衡之勢也

以悔

只成眼前

標節保愛

服不必古為強仕之年